

中华古典小说名著普及文库

花月痕

[清] 魏秀仁 著
瞿文光 点校

中华书局
ZHONGHUA SHUJIAN
中华书局

花月痕

清魏秀仁 著

瞿文光 点校

中华古典小说名著普及文库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月痕/(清)魏秀仁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1.9

(中华古典小说名著普及文库)

ISBN 7—101—02917—5

I . 花… II . 魏… III . 章回小说—中国—
清代 IV .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8961 号

书 名 花月痕

原 著 者 (清)魏秀仁著

整 理 者 瞿文光点校

责任编辑 张 荷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印 刷 北京朝阳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11 字数 287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2917—5/I·387

定 价 13.00 元

《中华古典小说名著普及文库》

出版说明

我国整理古典通俗小说的历史,大概应该从民国初年汪原放为上海亚东图书馆标点《水浒传》开始,至今已有八十多年了。尤其是近二十年,出版的古典通俗小说整理本,已不下上千种,几乎所有可以出版的通俗小说都已经整理出版了。但是,数量多并不等同于质量高。总体而言,通俗小说的整理本,有相当一部分的质量是不令人满意的。

我们认为,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典通俗小说的整理也应该纳入古籍整理的工作之中,也必然要遵循古籍整理的学术规范。同时,在整理过程中,也理所当然地要尊重古典小说的文体特点。如果忽视了这两点,就必然会使得古典通俗小说的整理出版出现错误和混乱。

中华书局此次郑重推出《中华古典小说名著普及文库》,精选三十种古典通俗小说,约请专家学者精心整理,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提供一套错误较少、明确可读的小说读本。我们的做法是:第一,精选底本和校本,进行严格的校勘,改正底本中的错误。第二,按照国家标准和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认真标点并分段。第三,对于古代小说中大量存在的异体字、俗体字、方言字以及音借字,我们的处理原则是,既要尊重古代小说的特点,保存原貌,不致“失真”,又要照顾当代读者的习惯,不能造成理解上的误解、阅读上的混乱。

另外,这套丛书采用国际流行的小型开本,印装精良,以便于读者阅读和携带。

我们真诚地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同时,我们也将时刻抱着虔敬的心情,祈盼大家的指正。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1.6.

为失意文人写心

——《花月痕》

在中国小说史上,有不少作品都是身世坎坷、一生失意的文人才子所写的。他们往往通过写小说,来发泄自己积郁已久的满腔愤懑。魏秀仁创作的《花月痕》就是这样的小说。

魏秀仁(1818—1873),字伯肫,又字子安,出生在福建侯官(今福州)的一个典型的书香门第。他学有渊源,文章高古,博学多闻,才情丰沛,从小就被视为神童,长大后更是才名远播。可惜他科举一直不顺利,久困童子试,到二十九岁才中了举人,此后三次会试又都春官不第,失意而归。落第后,先是在四川为人作幕僚,后来到太原知府保龄家坐馆教书。那是咸丰八年(1858)的春天,虽然春暖花开,万象更新,但魏秀仁并不快乐,内心常怀着痛苦愤懑。《花月痕》就是在那时开始写作的。

小说写的是两个才子的故事。韦痴珠文采风流,倾动一时,但时运不遇,命途多舛。在并州与名妓刘秋痕一见钟情,同病相怜,欲救其脱离娼门而不能,不久便抑郁病死,秋痕随即殉情而去。韦痴珠的好友韩荷生则才兼文武,倍受达官器重,多有功勋,屡获升迁。后平寇有功,封侯而归。与之相恋的并州名妓杜采秋也封为一品夫人。两对人物穷达殊途,其身世命运令人感慨。

据考,书中韦痴珠、刘秋痕的恋情遭遇是以魏秀仁自己的感情经历为原型的。在太原,魏秀仁与妓女刘栩凤一见倾心,想把她赎出娼门,但鸨头索价太高,穷书生力不能及,刘栩凤抑郁病死。一个才高八斗、心有天下的名士文人,身怀异才而无所施展,国家多难而无以报效,甚至连一个荏弱女子都无力保护,其内心的抑郁愤懑、哀怨沉痛,是可想而知的。魏秀仁的好友谢章铤在《魏子安墓志铭》中这样写道:“君见时事多可危,手无尺寸,言不见异,而亢脏抑郁之气无所发舒,因遁为稗官小说,托于儿女子之私,名其书曰《花月痕》。”魏秀仁自己也

曾在书中激愤扬言：“先生，你道小子此一派鬼话，是凭空杜撰的么！”从一定意义上说，《花月痕》既有魏秀仁自传的性质，更是一部“为失意文人写心”的悲剧小说。

长期以来，学者们对《花月痕》的评价并不高。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把它归于“狭邪小说”一类，划入了描写妓女伶人生活情趣的庸俗之作。其实，就其题材类别而言，把它当作“才子佳人小说”来看待，应更符合该书的实际。而且，《花月痕》与以往的才子佳人小说相比，是大有进步的。作者述才子，不写功名美人之幻想，而写一介儒生的忧国之思、望乡之情和身世之痛；写佳人，不写大家闺秀，御赐婚姻，而写娼门美人不甘堕落、敢于抗争、以死殉情，这在小说史上是比较少见的，感染力很强。小说以爱情悲剧结局而不因循大团圆的程式，则体现了作者尊重生活真实，按照人物事件自然发展进行陈述的创作思想。

与故事主旨相对应，全书的风格衰艳凄婉，沉痛忧伤，很符合文人的趣味。小说的文笔也很有特色。作者使用了一种“文人白话”进行写作，优美而典雅。同时，也许是出于一个诗人的本能，小说中掺杂了许多诗词，还做得相当有水平。虽然其中有一些不免游离于故事情节之外，而受到人们的批评，但对于文人来说，看小说时读几首有质量的诗词，也算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对于市井细民来说，自然不会愿意受这些蕴蓄的意象和费解的典故的折磨。所以，魏秀仁的朋友符雪樵称这种文笔是“词赋名家，却非说部当行”，确实颇为中肯。

魏秀仁一生奔波动荡，晚年生活更是贫困，但他勤于著述，所作颇丰，达三十余种。可惜多未刊行，大半散失。所幸《花月痕》并未佚失，它的初刊本是光绪十四年（1888）福建吴玉田刻本，题《花月痕全传》。我们此次整理，即以此本为底本，校以光绪十九年的上海书局本《花月因缘》。原书的专叙章法作法的回评眉批这次没有保留，读者只要阅读那衰感顽艳的小说文字，或许可以对清代末年才子文士的生活与思想、性情与趣味有所了解。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1.6.

目 录

第 一 回	虬蟬撼树学究高谈 花月留痕稗官献技	1
第 二 回	花神庙孤坟同洒泪 芦沟桥分道各扬镳	4
第 三 回	忆旧人倦访长安花 开钱筵招游荔香院	8
第 四 回	短衣匹马岁暮从军 火树银花元宵奏凯	15
第 五 回	华严庵老衲解神签 草凉驿归程惊客梦	21
第 六 回	胜地名流禊修上巳 金樽檀板曲奏长生	27
第 七 回	翻花案刘梧仙及第 见芳谱杜采秋束装	33
第 八 回	吕仙阁韩荷生遇艳 并州城韦痴珠养疴	40
第 九 回	岑峯水阁太史解围 邂逅寓斋校书感遇	45
第 十 回	两番访美疑信相参 一见倾心笑言如旧	50
第 十 一 回	接家书旅人重卧病 改诗句幕府初定情	56
第 十 二 回	宴水榭原士规构衅 砸烟灯钱同秀争风	62
第 十 三 回	中奸计凌晨轻寄柬 断情根午夜独吟诗	68
第 十 四 回	意绵绵两阙花魂词 情脉脉一出红梨记	73
第 十 五 回		

	诗绣锦囊重圆春镜	人来菜市独访秋痕	82
第十六回			
	定香榭两美侍华筵	梦游仙七言联雅句	89
第十七回			
	仪凤翱翔豪情露爽	睡鸳颠倒绮语风生	96
第十八回			
	冷雨秋深病怜并枕	凉风天末缘证断钗	103
第十九回			
	送远行赋诵哀江南	忆旧梦歌成秋子夜	111
第二十回			
	陌上相逢拈帷一笑	溪头联步邀月同归	118
第二十一回			
	宴仲秋觞开彤云阁	销良夜笛弄芙蓉洲	126
第二十二回			
	秋华堂仙眷庆生辰	采石矶将军施巧计	136
第二十三回			
	帘卷西风一诗夜课	云横秦岭千里书来	144
第二十四回			
	三生冤孽情海生波	九死痴魂寒宵割臂	152
第二十五回			
	影中影快谈红楼梦	恨里恨高咏绮怀诗	158
第二十六回			
	彤管生花文章有价	国炉煮雪情话生春	166
第二十七回			
	痴婢悔心两番救护	使君高义一席殷勤	173
第二十八回			
	还玉佩慈书生受赚	讨藤藟太岁招灾	180
第二十九回			
	消寒小集诗和梅花	谐老卜居园游柳巷	187
第三十回			
	看迎春俏侍儿遇旧	祝华诞女弟子称觞	195
第三十一回			
	离恨羁愁诗成本事	闲情逸趣帖作宜春	204

第三十二回

秋心院噩梦警新年 塞云楼华灯猜雅谜 ····· 210

第三十三回

丽句清词三分宿慧 花香灯影一片艳情 ····· 216

第三十四回

汾神庙春风生麝尾 碧霞宫明月听鹂弦 ····· 221

第三十五回

须眉巾帼文进寿屏 肝胆裙钗酒阑舞剑 ····· 227

第三十六回

一声清磬色界归真 百转柔肠情天入幻 ····· 234

第三十七回

廷推岳荐诏予清衔 风暖草薰春来行馆 ····· 239

第三十八回

茱萸无灵星沉婺女 棣华遽折月冷祗园 ····· 245

第三十九回

燕子覆巢章台分手 雁门合镜给事班师 ····· 250

第四十回

意长缘短血洒鹃魂 人去影留望穷龟卜 ····· 255

第四十一回

焦桐室枯吟紫别恨 正定府沥血远贻书 ····· 261

第四十二回

联情话宝山营遇侠 痛惨戮江浦贼输诚 ····· 267

第四十三回

十花故事肠断恨人 一叶惊秋神归香海 ····· 273

第四十四回

一刹火光秽除蝉蜕 廿年孽债魂断雉经 ····· 279

第四十五回

竹竿岭旧侣哭秋坟 枞阳县佳人降巨寇 ····· 285

第四十六回

求直言梅翰林应诏 复得郡欧节度策勋 ····· 290

第四十七回

李谿如匹马捉狗头 颜卓然单刀盟倭目 ····· 296

第四十八回

桃叶渡萧三娘排阵	雨花台朱九妹显灵	304
第四十九回		
舍金报母担粥赈饥	聚宝夺门借兵证果	312
第五十回		
一枝画戟破越沼吴	八面威风靖江镇海	319
第五十一回		
无人无我一衲西归	是色是空双棺南下	326
第五十二回		
秋心院遗迹话故人	花月痕戏场醒幻梦	332

第一回

蚍蜉撼树学究高谈 花月留痕稗官献技

情之所钟，端在我辈。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性也，情字不足以尽之。然自古忠孝节义，有漠然寡情之人乎？自习俗浇薄，用情不能专一，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且相率而为伪，何况其他！乾坤清气，间留一二情种，上既不能策名于朝，下又不获食力于家，徒抱一往情深之致，奔走天涯。所闻之事，皆非其心所愿闻，而又不能不闻；所见之人，皆非其心所愿见，而又不能不见，恶乎用其情！

请问看官：渠是情种，砉然坠地时便带有此一点情根，如今要向何处发泄呢？吟风啸月，好景难常；玩水游山，劳人易倦。万不得已而寄其情于名花，万不得已而寄其情于时鸟。窗明几净，得一适情之物而情注之；酒阑灯炮，见一多情之人而情更注之。这段话从那里说起？

因为敝乡有一学究先生，姓虞，号耕心，听小子这般说，便哂然道：“人生有情，当用于正。陶靖节《闲情》一赋，尚贻物议；若舞衫歌扇，转瞬皆非，红粉青楼，当场即幻，还讲什么情呢！我们原不必做理学，但生今之世，做今之人，读书是为着科名，谋生是为着妻子。你看那一班潦倒名士，有些子聪明，偏做出怪怪奇奇的事，动人耳根；又做出落落拓拓的样，搭他架子。更有那放荡不羁，傲睨一切，偏低首下心，作儿女子态，留恋勾栏中人。——你想他们，有几个梁夫人能识蕲王？有几个关盼盼能殉尚书？大约此等行乐去处，只好逢场作戏，如浮云在空，今日到这里，明日到那里，说说笑笑，都无妨碍，只不要拖泥带水、纠缠不清才好呢。你说什么情种，又是什么情根，我便情田也要踏破，何从留点根，留点种呢！”小子笑道：“先生自知甚明，教人也还踏实，只是将‘情’字径行抹煞！试想：枯木逢春，萌芽便发；生公说法，顽石点头。无论是何等样人，比木石自然不同，如何把人当个登场傀儡？古人力辨‘情’、‘淫’二字，如泾渭分明。先生将情田踏破，情种情根一

齐除个干净，先生要行什么乐呢？小子不敢说，求先生指教罢！”

学究勃然怒道：“你讲什么话！先王‘人情以为田’，这‘情’字你竟认作男女私情看么？”小子“嗤”的一笑，道：“先生，你怎的不记得上文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呢！大抵人之良心，其发见最真者，莫如男女分上。故《大学》言诚意，必例之于‘好好色’；《孟子》言舜之孝，必验之于‘慕少艾’。小子南边人，南边有个乐部，生用真男，且用真女，燃椽烛，铺红氍毹，演唱《醒妓》、《偷诗》等剧，神情意态，比寻常空中摹拟，强有十倍。今人一生将真面目藏过，拿一副面具套上，外则当场酬酢，内则尔室周旋，即使分若君臣，恩若父子，亲若兄弟，爱若夫妇，谊若朋友，亦只是此一副面具，再无第二副更换。人心如此，世道如此，可惧可忧！读书人做秀才时，三分中却有一分真面目；自登甲科，入仕版，蛇神牛鬼，麀至沓来。”

看官听着：小子说过“今人只是一副面具”，如何又说出许多面目来？须知喜怒威福，十万副面具只是一副铜面具也。然则生今之世，做今之人，真面目如何行得去呢！你看真面目者，其身历坎坷，不一而足。即如先生所说那一班放荡不羁之士，渠起先何曾不自检束，读书想为传人，做官想为名宦？奈心方不圆，肠直不曲，眼高不低，坐此文章不中有司绳尺，言语直触当事逆鳞。又耕无百亩之田，隐无一椽之宅，俯仰求人，浮沈终老，横遭白眼，坐困青毡。不想寻常歌伎中，转有窥其风格倾慕之者，怜其沦落系恋之者，一夕之盟，终身不改。幸而为比翼之鹣，诏于朝，荣于室，盘根错节，脍炙人口；不幸而为分飞之燕，受谗谤，遭挫折，生离死别，咫尺天涯，赍恨千秋，黄泉相见。三生冤债，虽授首于菜街；一段痴情，早销魂于蓬颗。金焦山下，空传瘞鹤之铭；鹦鹉洲边，谁访玉箫之墓！见者酸鼻，闻者拊心，愚俗无知，转成笑柄。先生，你道小子此一派鬼话，是凭空杜撰的么！

小子寻亲不遇，流落临汾县姑射山中，以樵苏种菜为业。五年前，春冻初融，小子锄地，忽地陷一穴，穴中有一铁匣，内藏书数本。其书名《花月痕》，不著作者姓氏，亦不详年代。小子披览一过，将俟此中人传之。其年夏五，旱魃为虐，赤地千

里。小子奉母避灾太原，苦无生计，忽悟天授此书，接济小子衣食。因手抄一遍，日携往茶坊，敲起鼓板，赚钱百文，负米以归，供老母一饱。

书中之是非真假，小子亦不知道。但每日间听小子说书的人，也有笑的，也有哭的，也有叹息的，都说道：“书中韦痴珠、刘秋痕，有真性情；韩荷生、杜采秋、李谿如、李夫人，有真意气。即劣如秃懂，傻如跛婢，戇如屠户，懒如酒徒，淫如碧桃，狠如肇受，亦各有真面目，跃跃纸上。”可见人心不死，臧获亦剥果之可珍；直道在民，屠沽本英雄之小隐。至如老魅焚身，鸡栖同烬；么魔荡影，兔脱遭擒；鼯鼠善缘，终有技穷之日；猢猻作剧，徒增形秽之羞，又可见天道循环，无往不复。冤有头，债有主，愿大众莫结恶缘；生之日，死之年，即顾影亦惭清夜。

小子尝题其卷首云：

有是必有非，是真还是假。

谁知一片心，质之开卷者！

今日天气晴明，诸君闲暇无事，何不往柳巷口一味凉茶肆，听小子讲《花月痕》去也。其缘起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 二 回

花神庙孤坟同洒泪 芦沟桥分道各扬镳

京师繁华靡丽，甲于天下。独城之东南有一锦秋墩，上有亭，名陶然亭，百年前水部郎江藻所建。四围远眺，数十里城池村落，尽在目前，别有潇洒出尘之致。亭左近花神庙，编竹为墙，亦有小亭。亭外孤坟三尺，春时葬花于此，或传某校书埋玉之所。那年春闱榜后，朝议举行鸿词科，因此各道公车，迟留观望，不尽出都。

此书上回所表韦痴珠，系东越人，自十九岁领乡荐后，游历大江南北，西登太华，东上泰山。祖士稚气概激昂，桓子野性情凄侧，痴珠兼而有之。文章憎命，对策既摈于主司，上书复伤乎执政。此番召试词科，因借窗友万庶常，同寓圆通观中，托词病暑，礼俗士概屏不见。左图右史，朝夕自娱。

光阴易度，忽忽秋深，乡思羁愁，百无聊赖。忽想起陶然亭地高境旷，可以排拓胸襟，也不招庶常同往，只带随身小童，名唤秃头，雇车出城，一径往锦秋墩来。遥望残柳垂丝，寒芦飘絮，一路到也爽然。不一会，到了墩前，见有五六辆高鞍车，歇在庙门左右。秃头已经下车，取过脚踏，痴珠便慢慢下车来，步行上墩。

刚到花神庙门口，迎面走出一群人，当头一个美少年，服饰甚都，面若冠玉，唇若涂朱，目光眉彩，奕奕动人。看他年纪，不过二十余岁。随后两人，都有三十许，也自举止娴雅。前后四个相公跟着，说说笑笑。又有一个小僮，捧着拜匣。痴珠偕秃头闪过一边，举目瞧那少年，那位少年也将痴珠望了一望，向前去了。

痴珠直等那一群人都出了门，然后缓步进得门来。白云锁径，黄叶堆阶，便由曲栏走上。见殿壁左厢，墨渾淋漓，一笔苏字草书，写了一首七律，便念道：

“云阴瑟瑟傍高城，闲叩禅扉信步行。

水近万芦吹絮乱，天空一雁比人轻。

疏钟响似惊霜早，晚市尘多匝地生。

寂寞独怜荒冢在，埋香埋玉总多情！”

痴珠看了一遍，讶道：“这首诗高华清爽，必是起先出门那位少年题的。”再看落款，是“富川荷生”，也不知其姓名。

正自呆想，只见一个沙弥从殿后走出来。痴珠因向前相见，随问他：“可认得题诗这人？”沙弥道：“这位老爷姓韩，时常来咱们这里逛，陶然亭上也有他题的诗，却不知道官名住宅。”痴珠道：“这首诗好得狠，是个才子之笔。你对汝师父讲，千万护惜着，别涂抹了。”沙弥答应了，便随痴珠逦迤上陶然亭来。满壁琳琅，痴珠因欲读荷生的诗，且先看款。忽见左壁七律一首，款书“春日招芝香、绮云、竹仙、稚霞诸郎，修楔于此”，后面书“荷生醉笔”四字，不禁大笑，便朗吟道：

“旧时烟草旧时楼，又向江亭快褭游。

尘海琴樽销块垒，春城莺燕许勾留。

桃花如雪牵归马，湘水连天泛白鸥。

独上锦秋墩上望，萧萧暮雨不胜愁！”

痴珠想道：“此人清狂拔俗，潇洒不羁，亦可概见。惜相逢不相识，负此一段文字缘了！”沉吟良久，向沙弥要了笔砚，填《台城路》词一阙云：

萧萧落叶西风起，几片断云残柳。草没横塘，苔封古刹，才记旧游携手。不堪回首。想倚马催诗，听莺载酒。转眼凄凉，虚堂独步迟徊久！何人高吟祠畔，吊新碑如玉，孤坟如斗？三尺桐棺，一杯麦饭，料得芳心不朽。离怀各有。尽泪堕春前，魂销秋后。感慨悲歌，问花神知否？

自吟一遍，复书款云：“东越痴珠，秋日游锦秋墩，读富川荷生陶然亭花神庙诗，枵触闲情，倚声和之。”写完，便掷笔笑向沙弥道：“韩老爷再来，汝当以我此词质之，休要忘了。”沙弥亦含笑答应，递上茶来。

痴珠兀自踱来踱去，瞧东瞧西。秃头道：“老爷，你看天要下雨，我们回去，路远着哩。”痴珠仰首一看，东北上黑云布满，遂无心久留，急忙下墩，上车而去。这且按下。

却说荷生，这日自锦秋墩进城，已有三下多钟。一路萧萧

疏疏，落起细雨来。同行一为谢小林侍御，一为郑仲池太史，侍御因招荷生携四旦小饮顾曲山房。正上灯赌酒，只见青萍回道：“老苍头来接老爷回去，说明经略军营折弁，送来经略书信，并聘金三百两，现在寓处，候老爷呈缴，且有话面回。”荷生迟疑道：“明节相去岁挂印时，原欲邀我入幕。我彼时因春闹在迹，婉辞谢去。今有书来，想必还为这事，但教我怎样处呢？”侍御道：“现在词科既阻于时艰，归路又梗于烽火，何不乘此机会出都，未为不可。”一面催跟班上菜。荷生立起身道：“菜已有了。二君偕诸郎多饮数杯，小弟且告辞回去一看。”侍御也不强留，吩咐提灯，送出大门，看过上车，方才进去。

看官听着：这明经略名禄，本是国家勋戚，累世簪纓，年方四十五岁。弓马娴熟，韬略精通，而且下士礼贤，毫无骄奢气习。五年前与韩荷生的老师、三边总制汪鸿猷先生，一同出使西域。汪总制屡屡言及生平得意门生，惟有荷生一人，文章词赋，虽不过人，而气宇宏深，才识高远，曾在秦王幕府佐治军书，意欲招之幕中，又恐其不受羁束。彼时明经略已存在心中，后来倭寇勾结西域回民作乱，四方刀兵蠢动，民不聊生。汪公奉命防海，明公奉命经略西陲。临别时，经略向汪公求荐人才，汪公又把荷生说起，经略立时欲聘同行。荷生因要应鸿词科，不肯同往，经略心颇怅怅。不料回部日更猖獗，经略驻兵太原，一面防边，一面调度河南军务，接济两湖、两江、两广各道粮饷，控制西南。出入钱谷，日以亿万计，羽书旁午。所有随带文武及留营差使各官，虽各有所长，却无主持全局器量。因想起荷生是汪公赏鉴的，必定不差。近知词科停止，因致书劝驾。

荷生自旧腊入都，迄今已九阅月，润笔之绢，谀墓之金，到手随尽；正苦囊空，得此机缘，亦自愿意，遂定于九月十二日出都。荷生此行，是明经略敦请去的，自然有许多大老官及同年故旧送赆敬、张祖席，自彰义门至芦沟桥，车马络绎。那荷生仍是疏疏落落的，带了老苍头贾忠、小童薛青萍，并新收长随索安、翁慎，一路酬应，到得芦沟桥，已是未末申初时候。

刚至旅店，适值门口拥挤不开，将车停住。只见对面店中一小僮伏侍一人上车，衣服虽不十分华美，而英爽之气见于眉

字，且面熟得狠，一时却想不起那里见过。正在凝思，谢侍御及一班同乡京官，还有春庆部、联喜部相公们，一齐迎出，便急忙跳下车来。是晚即在行馆畅饮通宵。

次日起身，午后长新店打尖。到得房中，见新涂粉壁上有诗一首，款书：“九月十二日，韦痴珠出都，计自丙申，宿此十度矣。感怀得句，不计工拙也。”想道：“这韦痴珠不就是十年前上那《平倭十策》这人么？”因朗诵道：

“残秋倏欲尽，客子苦行役。行行岂得已，万感在心曲！浮云终日闲，倦鸟不得宿。薊门烟树多，芦沟水流浊。回首望西山，苍苍耐寒绿。”

看毕，叹了一口气，想道：“此诗飘飘欲仙，然抑郁之意，见于言表。才人不遇，千古如斯！”因触起昨日所见的人，“不知是否此君？看他意绪虽甚无聊，气概却还磊兀。我这回出都，好像比他强多，其实沦落天涯，依人作计，正复同病相怜也！”兀坐半晌，只见索安回道：“护送营弁请老爷今日尖后换轿。”荷生想了一回，说道：“坐轿甚好。昨天误了半站，今日着他们多备两班夫，赶上正站，汝们迟到都不妨呢。”

看官，你道荷生要赶正站，是何意思？他记起芦沟桥上车那人，是在花神庙门口注意瞧他的，此刻因人想诗，因诗想人，恨不一下问明。岂知痴珠在都日久，资斧告罄，生平又介介不肯求人；此番出都，因陕西是旧游之地，且与两川田节度公子有同游草堂之约，决计由晋入秦，由秦入蜀。把箱篋书籍，概托万庶常收管，自与秃头带一付铺盖、一领皮袍，自京到陕二十六站，与车夫约定，兼程前进。你道荷生大队人马，那里赶得上他？正是：

大海飘萍，离合无定。

万里比邻，两心相印。

到底荷生、痴珠踪迹若何，且听下回分解。